

海南岛四季常青，碧海蓝天，阳光沙滩，处处美景如画，绚丽多彩，人称天然的大花园。

花园大了，美景多了，久居兰亭不闻其香，岛上城市里的公园也就算不得什么景致了。海口有个万绿园，绿树丛丛，千姿百态，百花盛开，争芳斗妍，自有一番椰风海韵。只是，没有东郊椰林的名气，没有尖峰岭的雄伟，也没有“呀诺达”的大气，竟使得外埠游客，淡然而过，以为绿岛之中一点当然而已。

而我情有独钟，十分喜爱这片海湾绿地。

建省前，经贸区侨中后墙北到海边一带，鱼塘沼泽，盐池沙滩，裸露高地之处，渔民村舍星星点点，外加一个破败不堪的国营面粉厂，便是玉沙村的全部了。建省办特区，这里经济发展突飞猛进，荒郊野岭，一夜之间成了黄金宝地。当年的市委领导于热血沸腾之中保持了一份冷静，咬咬牙忍失重金之痛，在玉沙村的北边留下千亩黄金宝地，建造了一个百姓共享的开放式公园——万绿园。

如今，于高楼林立拥挤压抑之中的这片海湾绿地，给人们带来无限的惬意和盎然的生机，这些年，万绿园就成了我的生活中一部分，年年岁岁，每日在夕阳西下华灯初上时，疾步海边，大汗淋漓之后，树下林中，面朝大海，品茶谈天，歌于斯，舞于斯，寄语椰林榕树之上，畅想白云野鹤之间。

——

万绿园正门朝南，因为停车不便，我便每走了西门。

那一年的冬季，西门口传来阵阵的胡琴声，声音嘶哑但不失高亢，音调还算准确，曲调是，“社会主义好”。这声音让我震撼，让我怀旧，给我焦急循声走向那位拉胡琴的人。一个半大不小的老头，大约六十多岁，背靠一卷铺盖，席地而坐，面前一顶解放帽朝左，帽中有几张一元一角的人民币。老头手把破旧的二胡，两眼望天，旁若无人，如醉如痴，我走上前去喊声“老乡！”没有反应，依旧是两眼望天，旁若无人，如

感恩心曲(歌词)

■ 符海燕(海南)

感恩是一条河，
无论跌宕无论平波涟漪，
流过四季的荒原，
滋润久旱的心田。
她养育禾苗，
也抚摸岁月的沧桑脸，
梦想开出灿烂的鲜花，
春天回人间。
啊，
那是幸福的水，

从镇北街口缓缓南行，西边斜射过来的暮阳余辉，洒在黑沉沉的老墙和屋顶瓦楞间的青苔上。老街显得十分狭窄，伸手可触的屋檐，瞬间让你觉得长高了几分。与方才走过的新城区大街繁华气息迥然相异。我此时漫步在这斑驳古朴的老街之中，不免怀疑是否认错了岁月，添了几分空寂。曾经是多么的熟悉和亲近，却浑然间觉得是那么的陌生和遥远。

老街静极了，街巷里空荡荡的，见不到几个人影。街巷显得孤独、苍老、恬静黯然。街两边的店铺，依然上着旧式的门板，似乎是古朴的屏风，镶嵌得严严实实。偶然有几个老人坐门前的小板凳上，指指点点。神情落寞而忘情。此刻的老街似乎远离了喧嚣、淡出了尘世。那蜿蜒的街巷，像是外婆颤抖的手臂，牵着我的思绪叩开了我尘封多年的记忆大门……

万城老街当年最繁华的是镇北、镇南、朝阳和武丁四条街，人们习惯称为十字街，二三百米长，东边是菜市场、南端是打铁街，西边之分是县大医院、北端是繁华的镇北商业街，聚集着百货、五交电器、烟酒、饮食、副食五大公司店铺和邮电局。我对它的印象会停留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时，我才十来岁。

老街虽然不大，但方圆好几十公里的乡下农民，都要来这里集市，远远近近的乡民，卖的买的全都在这里；五天一个墟期，墟日比平时热闹多，天蒙蒙亮，就陆续有人挑着家禽、番薯苗、番薯干、谷子、大米、芋头、薯类、竹笋和瓜果来卖，但有些农民推着番薯干、谷子、大米还没有进入墟集，在市郊的半路上就被城内的商贩买去，再挑到集市里转手销售，当时称二道贩子。菜是自己种的，刚

在时光匆匆中和不经意之间，我在三亚这天之涯海之角工作已有了4个年头。当我想起自己与这座城市交汇的点点滴滴，那情、那景、那人、那事，宛如昨天，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我初识三亚，始于海南建省之初的1988年。当时，我作为一名县里基层教育工作者参与了在翡翠山城通信（现五指山市）高招录取有关外国服务工作。工作之余，与在山城工作的大专两位同学结伴到三亚一日游。说来惭愧，二十几岁的人，绝少出过远门，到三亚更是头一遭。而此时的三亚，刚升格为地级市不久，尚处于养在深闺人未识的阶段，且因海南建省伊始，百业待兴，很多景点缺乏设施或设施简陋，就像一位清纯的少女披着一件不搭调的旧衣裳，惹人喜爱又有些遭人嫌。我站在天涯海角礁石旁，望茫茫沧海，南天一柱，“琼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心底蓦然翻腾起无数的浪花，欢快的、奔放的、舒缓的，不停地涌着涌着。对三亚总的印象，就如初出茅庐的小伙，懵懵懂懂，朴素平实，且颇有雄心壮志、踌躇满志之势。我为此专门写了一篇“天涯何处不风流”的散文诗在母校海南大学校报发表。

我真正与三亚这座城市结缘，则是3年

醉如痴。我从口袋摸出三张一元的零钱放在他的帽内，又喊了声“老乡！”依然没有反应，依旧是两眼望天，旁若无人，如醉如痴。我狠心从口袋掏出一张十元的票子放进帽内，心想你总该看我一眼吧。结果他依然故我。我本想与他闲聊几句，却被他弄得兴趣索然。当我转身离去的时候，背后却传来一曲“唱支山歌给党听”，听着听着，我越发觉得从那破旧的二胡中传出的旋律是那么亲切，那么感人，让我浮想连翩。

我想，这位正襟危坐的老者，或许是一个贫困乡村的老农；或许是一个倒闭工厂的老工人，不愿吃嗟来之食，走向街头卖艺；或许是一个飘洋过海的淘金者，商场败北，血本无归，却又无颜乞讨；或许他是一个普通的爱艺人，不答理你是因为耳聋，两眼望天是因为眼瞎。

然而，正是这样一个到处奔波的流浪汉，矢志不移地传唱着一首首差不多被世人遗忘的老歌。

二

海南人能歌善舞，万绿园的歌声，唱响了海南的四季春天。

从西而东，过小桥，穿茶庄，草坪的中央有一座歌坛，几十个风姿卓约的女子在练合唱，她们歌喉嘹亮，音色纯美，字正腔圆，颇有专业的味道，据说是女作家邢增仪组建的业余女子合唱团。当年她们在这里时常演唱的是，“请到天涯海角来”，“万泉河”，“渔家姑娘在海边”，“椰岛九歌”等，不一而足。如今，这个合唱团名扬遐迩，享誉海内外，成了海南文化界一支难得的生力军。

我踏着“请到天涯海角来”优美的旋律在绿坛上漫步。

别说远在天边，
她来自感恩的河，
日夜流淌在我们眼前。

感恩是一片天，
无论晴朗无论风雨连连，
挡住日子的阴暗，
打开哀愁的窗帘。
她放飞彩云，
也送来大地的丰收年，
炊烟萦绕安详的家园，
快乐每一天。
啊，
那是温暖的光，
别说手不能牵，
她来自感恩的天，
时刻照耀在我们心间。

老街往事

■ 陈海民(海南)

那里瞧瞧，在通道上跑过来跑过去，在桌子间转来转去，闹着乐着。玩累了就在对面的新华书店里看小书，连环画册。那美轮美奂的神话，那曲折离奇的故事，孩子们发现：读书竟然是如此美妙，如此神奇。

老街上店铺没有昔日的繁华了，老墙已经脱落得灰头灰脑没有墙的样子；已经磨得看不清颜色的木门紧锁着。唯独那刻字画像的赖师傅和修手表配钥匙的吴师傅还在埋头作业。那熟悉的面孔，那一丝不苟的认真，不难看出他俩和老街一样，与世无争，坦然面对生活。

印象最深的是朝阳街那公私合营的杂货铺。杂货铺卖的东西很杂，有油盐酱醋等日常用品，也有锄头镰刀等农具，还有布匹成衣等，总之就是一个“杂”字。进门一排大缸，装着油盐酱醋，柜子里摆着瓶瓶罐罐，地上堆满了碗筷盘碟，锄头镰刀，墙壁上挂着蓑衣，还有衣帽鞋袜等。店里有位老农，是一位老革命，身上穿着一套绿军服，整天坐在门口，手捧着用竹制作的烟筒，吧滋吧滋地吸，咕咕作响，听着也觉舒畅，成了杂货铺的标志。谁家叫小孩子去买油盐，就说门前有个老头身上穿着一套绿军服那个，人品好，童叟无欺。老头有一副好喉咙，黄昏时候，常会唱上一曲琼剧。“再来

人在天涯

■ 王斌斌

召，极力争取，追求卓越，努力打造一个讲政治、讲责任、讲效率、讲纪律的高效团队，各项工作进展顺利。也许我们不会长久在这里工作，但几年的朝夕相处让我们收获了难得的三亚情缘，它将会变成一种永恒的精神财富引领着我们的心灵。每每想到这，我就很感慨，人在旅途，是一个必然的生命状态；人在天涯，则是一份冥冥之中莫名的缘分；而人在其位，一谋其政，则是一种为事态度和人生境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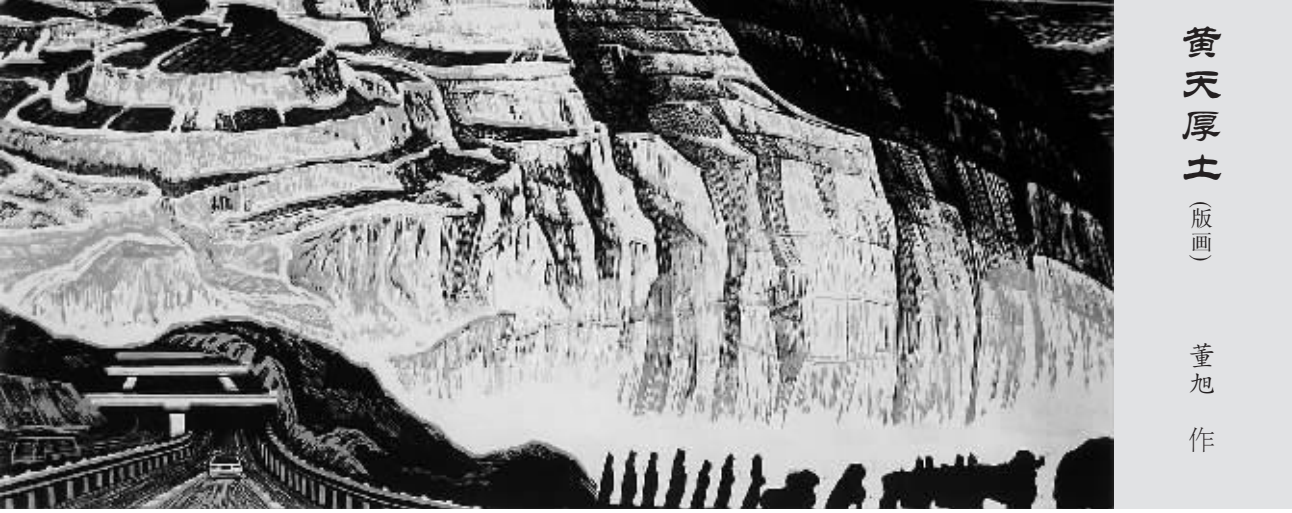
时光无言，岁月有痕。就像翻飞的日子这样轻盈快捷而又义无反顾，三亚这座当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排头兵的热带滨海旅游城市，伴随着海南腾飞，迈开了铿锵脚步而且日新月异。的确，赶上这美好的时代，身居三亚，融入三亚，热爱三亚，呵护三亚，因国内外宾客宣传三亚，是每个市民义不容辞

时的会有一拨人，带来高档的音响，远远地支上一台小发电机，扯过电线来连接好电子琴、音箱、麦克，加上二弦、月琴，乐器一响，便开始一台好戏。一个年轻人英俊潇洒，个头不大，昂首挺胸，走着英雄豪迈的步子，对着麦克风边走边唱，同行的海南籍朋友告诉我，他唱的是红灯记中的李玉和选段，声音嘹亮，慷慨激昂。虽然字音听不明白，却依然感受到琼剧的唱腔是这样的优美动听，令人振奋。

三

这几年，健身的街舞在城镇中攻蓬勃兴起，清晨时分或晚饭过后，海口市街头巷尾公园绿地，常常可以看见一些人群，在路旁草地上放上一台录放机，乐声阵阵，载歌载舞，着实给这个海岛椰城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万绿园常常人满为患，一些人纷纷转移到世纪大桥下。不长的一段桥下汇聚了五拨儿娱乐的人群，各自画地分池，各拉各的曲，各吹各的号，唱的唱，跳的跳，十分热闹。北头一拨儿人，只舞不唱，清一色的娘子军，舞步多是快步小调，轻快悠扬，像“草原英雄小妹妹”这样的传统民族舞蹈居多。我每每路过这里，听着这些乐曲，仿佛一下子回到了青年时代，不觉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产生出“天上星星多，不如咱公社的羊儿多”的豪迈。南头一拨儿人，多是只唱不跳，像是卡拉ok，也不知从那儿云集这许多歌手，男声，女声，高音，低音，美声，通俗，一应俱全，每个星期中总有那么两天，这一伙唱歌男女在华灯初上之际来到桥下海唱一通，引来众多闲逛的市民随声附和，东边一拨儿人，像是一个舞蹈培训班，制式服



装，款式新颖，整齐划一，很是漂亮，内容也多是这几年流行的新歌新舞，节奏感很强舞跳得也很优美。正对面，西边一拨儿人，好像是一家文艺团体在排练，跳舞唱歌两套人马，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节目一个接一个。其实，走近一问，原来也是自发组织来锻炼身体。比邻西边的是武术养生练习团队，百十号人一律白色唐装，在一位胡须飘然的长者带领下，循着悠雅的古典音乐拳打剑舞，或太极风云，或八面埋伏，或高山流水。拳打得好，剑舞得好，音乐配得很好听，十分令人艳羡。

天气好的时候，五拨儿人群同时出场，大桥下面热火朝天，各家音响高声争鸣，远处开来，形成一支莫名的交响曲。像是儿时家乡县城南河坡对擂的几台大戏，争强斗勇，喊声震天。害得观众涌来涌去，瞪大眼睛伸长耳朵，看不够听不厌。但这里却很少有观众，大家都是演员，只是各自欢乐，健身强体。

四

来海南的人都有一颗心愿，看看大海，看海的浩瀚，看海的宽广，看海的雄美，看海的苍茫，还一定要看看海上日出和日落。

海口湾看海上日落，最佳位置当然是万绿园的东湾口。从这里远眺大海，夕阳西下处，一边是豪宅别墅高楼林立的西海岸，海口市精心打造的靓丽景观带，沿海岸线逶迤西去，溶入了天边的一片金黄；另一边是碧波无垠浩浩荡荡的琼州海峡，近处游船荡漾，波浪不歇；远处，橙黄色的太阳正向云海交融的深处徐徐落下，越发地射出万道霞光，染得漫天金黄色。海天一色，彩云万里，西海岸的座座楼房，挺拔伟岸的钟楼，就连那棵椰树和木麻黄也披上了一层金黄色，海口的西海岸真的成了黄金海岸。

夕阳无限好，好在哪里呢？好在黑暗前的辉煌，好在永不歇息的奉献，好在涅槃中的永生！

我们在万绿园中轻歌曼舞，唱出了美好，舞出了青春；我们在万绿园中步履稳健，走出了时光倒流，走出了长命百岁。万绿园给了我们欢笑，给了我们幸福的畅！

我爱你，美丽的万绿园！

不时嚷着添加麻辣糖水，老头嚷着：“亏大本了，别吃坏了肚子”。嚷归嚷，糖水照加。这老街，现在看来，倒像几条小巷，坑坑洼洼，凹凸不平，晴天一地尘，雨天遍地泥水，又滑又难行。商铺一律是红砖红瓦，活动的木板门，一间接一间，少窗，就靠屋顶上有几个巴掌大的天窗取光；窄窄深深，阴沉沉，不显眼的墙角里蒙着灰尘，挂着蛛网。但正是这种简陋和陈旧，却充满一种让人熟悉、亲切的老街气息。

时代的变迁，老街当年的繁荣随着岁月流逝，不复当年。当年的一位老邻居告诉我，改革开放后，居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要改造老城区也不容易，十里长街家家户户墙体相连，你想拆建，他不想拆建，难于统一，加上子孙们不愿居住在老街，都去新城区买地盖房屋去了，留守在老街大多数是老人，把这些房子租给乡下人来卖杂货了。年轻人一代一代走出去，离开了老街、怀着深深的眷恋，去寻找新的生活。老街被沉淀在记忆的底层，他们逢年过节，才回老屋看看父老，祭悼祖先。

恍恍惚，老街苍老的背影渐渐地远去了……我一个人静静地走了，带着无限的挂念和惆怅。

度举办的世界小姐大赛和代表着中国最高水平的模特赛事之一的新丝路中国模特大赛移师三亚，给天生丽质自然美的三亚注入了诸多美丽元素，成为三亚一张靓丽的城市名片。三亚人气之旺，正好诠释“风水轮流转”的道理。想当年海南孤悬海外，令人望而生畏，如今名扬国际，宾客如云。从尊为布业始祖的黄道婆面授机宜，到伏波将军英英勇卫，从苏东坡被逐琼崖，到鉴真南岛历练再成功东渡日本，从宋氏家族的“荣耀”，到郭沫若与崖州的机缘、余秋雨的天涯情，从承办国事活动、国家领导人在此谈笑风生、指点江山，到举办沃尔沃国际帆船比赛等国际赛事，从环岛铁路的开通、多个国际航班的启用，到来三亚旅游人口已超千万，他们来到这个充满浪漫气息的热带滨海旅游城市，开始他们放飞心灵和追逐梦想的旅程。从这些匆匆忙忙的行者，曲曲折折的路途，让人们欣赏自然美的同时感受它历史的厚重感。三亚情缘之深，让人荡气回肠，流连忘返。每年的冬季，正是北国瑞雪纷飞千里冰封时节，而此刻远在天边的三亚，却春意盎然，郁郁葱葱。它以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和无与伦比的季节优势，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从“断肠人在天涯”，到“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再到“请

度举办的世界小姐大赛和代表着中国最高水平的模特赛事之一的新丝路中国模特大赛移师三亚，给天生丽质自然美的三亚注入了诸多美丽元素，成为三亚一张靓丽的城市名片。三亚人气之旺，正好诠释“风水轮流转”的道理。想当年海南孤悬海外，令人望而生畏，如今名扬国际，宾客如云。从尊为布业始祖的黄道婆面授机宜，到伏波将军英英勇卫，从苏东坡被逐琼崖，到鉴真南岛历练再成功东渡日本，从宋氏家族的“荣耀”，到郭沫若与崖州的机缘、余秋雨的天涯情，从承办国事活动、国家领导人在此谈笑风生、指点江山，到举办沃尔沃国际帆船比赛等国际赛事，从环岛铁路的开通、多个国际航班的启用，到来三亚旅游人口已超千万，他们来到这个充满浪漫气息的热带滨海旅游城市，开始他们放飞心灵和追逐梦想的旅程。从这些匆匆忙忙的行者，曲曲折折的路途，让人们欣赏自然美的同时感受它历史的厚重感。三亚情缘之深，让人荡气回肠，流连忘返。每年的冬季，正是北国瑞雪纷飞千里冰封时节，而此刻远在天边的三亚，却春意盎然，郁郁葱葱。它以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和无与伦比的季节优势，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从“断肠人在天涯”，到“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再到“请

到天涯海角来”，三亚在嬗变中变得鲜活而多情。艾青在《天涯海角》中写下这样的诗句：“追你到天涯海角，这是爱情的誓言；流放到天涯海角，这是奴役的极限！”“天涯海角”不仅是终极的代名词，更是永恒爱情的象征。时光因真情而凝固，人们因憧憬而流连。追忆着鹿回头的传说，天涯国际婚庆节成了三亚新时期激情洋溢的杰作，在天涯海角风景区天涯石前，有情人手携手踏上红地毯，牵手一生，相守相随，实现了爱的承诺。还有位于三亚东部40公里外的爱情岛——蜈支洲岛，岛上风光旖旎，情侣们来到这个远离都市喧嚣的世外桃源，听海涛声音，观日出日落，望候鸟翱翔，可在宁静中感受返璞归真的美妙。尤其是这座城市孕育的人文关怀和情操升华，焕发出一种持久的活力，使人在天涯不再寂寞而充满感激。

人在天涯，思之，行之，志之……站在天涯海角，我想，今天的海南今天的三亚不再是遥远的符号。在这片土地生活的人们，真的是如此的幸运啊！感恩这个时代，感恩这片热土。我不由发出内心的感慨：岁月无情，土地友爱，人生有缘！热爱它，是一种责任；不需要你选择什么，而是你面对需要选择时的态度。报客它，更是一种选择。

大爱无言

■ 郭增吉(河南)

爱，无处不在。

是的，世界充满了爱……可是，我们懂得母爱吗？真正理解那是怎样的一种感天动地之爱吗？

一只雏鸟被人囚禁。它的母亲飞到笼子前，凄厉地呐喊，继而毫不畏惧地落到人前，叽叽喳喳地哀鸣，似在哭诉，似在乞求。见人们不为所动，于是倏地飞到半空，又忽然收拢双翅，头朝下，猛地撞在笼前的水泥地上，嘴折断了，头碰碎了，那殷殷血迹，在无声地抗议：放开我的孩子！当人们颤抖着双手打开笼子时，那摆脱羁绊的小鸟啊，它哪里知道是母亲用生命换取了它的自由！

非洲草原上，一群斑马被几只狮子疯狂地追逐，大斑马挟裹着孩子，眼看就要惨遭荼毒。突然一头老斑马停了下来，毫不犹豫地横在狮子面前。狮群蜂拥而上，这匹并不反抗的食草动物旬然倒地。一具血肉之躯，换来了儿女们的平安和种族的延续。这可歌可泣而又可敬的老斑马啊！

黄昏时分，大山深处，一位村妇接小女放学，途中遭遇饿极了的狼母狼崽。母狼闪电般扑倒了小女儿，几乎是同时，村妇也一个箭步卡住了狼崽的咽喉。双方一分一秒地对峙着，突然村妇举起狼崽，拼尽全力向草丛中抛去。这时奇迹出现了，母狼放下并不碍命的小女儿，叼起爱子，迅速消失在苍茫暮色中。这位母亲以孱弱的身躯勇敢地救回了自己的女儿。这是一组多么惊心动魄的特写镜头啊，无论画面是人是狼，字幕闪现的都是两个大写的无限循环的汉字——母爱！

某旅游景区，一架通向山顶的空中缆车无情坠毁。看看定格了的瞬间吧：一对年轻夫妇双双手高托起一个襁褓中的婴儿，这是他们爱的结晶，这是他们心中的小天使。千钧一发之际，他们什么也来不及想，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救救孩子！夫妇俩死了，由于他们的缓冲作用，孩子侥幸活了下来。目击者都在思考一个沉重的问题：父母给了孩子第二次生命，而孩子哪里还有报答父母于万一的机会！

某地发生强烈地震。人们经过几天几夜的抢救与清理之后，断言在废墟中已无生者。可是，奇迹发生了，在一处倒塌的墙角，居然又发现了一对活着的母女。小小的空隙里，一周时间，别说不进食，单是脱水也足以丧命。她们是怎样挺过来的？听听那位母亲催人泪下的陈述吧：她喝下了自己女儿的尿液，而她给予小女儿的却是自己咬破手指流出来的滴滴鲜血！

一部外国影片《泰坦尼克号》，轰动了整个世界。它是一次巨大沉船事件的艺术再现。一片唏嘘之中，观众的心里烙印下了那次真实事件中的一个真实细节。当最后一只救生艇正在转移最后一批老人和小孩时，沉船上忽然有一位妇女尖叫起来：“我的孩子在艇上，我要照看我的孩子！”救生艇已满载，人们面面相觑，生与死在一念之间！这时一位年轻女子从容地站了起来：“占我的位置吧，我还没有结婚，没有孩子。”为了使一个小孩不失去母亲，她毅然下船将小女儿的母亲换到救生艇上，把生的机会让给了素昧平生的他人，而自己却选择了一片汪洋！她没有留下任何档案资料，人们只记住了一个简短的名字：Evans（埃文斯）。这个英国女孩的伟大形象，已超越了一般母亲的范畴，那是人类始知夏娃的母性所在，那是人世间爱的极致！佛祖说，爱，无处不在。

世界上真的有许多许多的爱。但切莫轻易言爱，也切莫轻易信爱。那些好听话未必是真爱。天下的母亲们把全部的爱乃至整个生命都给了自己的儿女，可她们并没有把爱挂在嘴上啊！大爱无言！

东方感恩文化
“海航杯”大型有奖征文
征文电子邮箱：dongfang2011@hndaily.com.cn